

艺
文
类
聚

艺

文

类

聚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軍器部

牙彈

劍

刀

匕首

鉞

弓

箭

弩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尅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旗幟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絕日不絕竿勇氣奔逸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

牙旗隨天氣四時

魏志曰典韋初爲張邈士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
韋一手建之寵異才力

吳志曰陸遜爲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
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
付鼓角夜潛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卽破散

抱朴子曰軍所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校飄飄終
日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賦吳胡綜大牙賦曰黃初八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
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

命綜爲賦曰狼狐垂蒙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
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仍律天
時制其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
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
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四望

祭文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羌太守絜薦遐靈推轂
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
亂輔時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

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
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曰氣經天
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
金輟釁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之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旣建
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
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
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劒

釋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劒口也

字林曰瑑劒鼻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

治其石成鐵作劒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又曰劒名飛

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劒鎧矛戟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今

所名于將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又曰君子之

國其人衣冠帶劔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劔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

管子曰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劔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劔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文色煥煥如水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劔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

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
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吉日良時
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鑪天帝壯炭太一下觀
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劍取湛盧視之薛
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折
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
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劍惡
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
劍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
羣神一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

與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之作爲鐵劍曰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揚折晉鄭之頭畢曰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

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
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霄練方晝見其
影不見光驢驤然而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
傳之十三世矣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
弄七劍迭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
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劍臣有
三劍惟王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
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代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

鐔韓魏爲鉞統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劒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精廉士爲鍔
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爲鉞此劒一
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劒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
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鬪雞一
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
竊爲大王薄之

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
闔閭子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良劒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又曰荆有佺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佺飛攘臂祛衣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塚樹而去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撫夫
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撫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
勇士恐楚之圖秦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
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
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又曰高祖擊
英布時爲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
慢罵之曰吾從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又曰陳平間行杖劒亡渡河
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有金寶因之
欲殺平平恐解衣佐刺船船人知其無乃止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劔右帶環佩左
光照右右光照左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
白蛇之劔咸見此劔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素
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襜褕具劔

襜褕落
壯大貌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

十人寶劔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

言狼藉
其盛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劔上元夫人帶流黃

擇精之劔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劔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劔以賜騎士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劔與漁父曰此劔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劔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礚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

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
得二劔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
之劔至光耀焯曄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劔飛入
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劔自隨後其子爲
建安從事經淺瀨劔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
隨焉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曾以
寶劔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劔也
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
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劔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